

从心脏移植看心身关系

孙淑苓

(上海理工大学社科部 上海 200093)

中图分类号:R5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7894(2009)01-280-02

摘要 随着医学技术的发展,心脏移植被越来越广泛的应用,同时也引发了一些前所未有的问题,该文从医学生理学与心灵哲学视角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期望对心身关系的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 心脏移植 细胞记忆 心身关系

半个多世纪以来,随着医学科学技术的进步,器官移植已经成为一种常规而重要的治疗手段。其中心脏移植技术经过多年的发展,也日趋完善。自1967年12月,南非的Barnard医师在首都开普敦成功施行人类第一例同种异体原位心脏移植术以来,心脏移植术作为心脏病病人终末阶段唯一可行的治疗方法,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医生和病人所接受。目前,全球已有7万余例患者接受了该手术,手术成功率在95%以上,5年存活率在84%以上。可以预见,随着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心脏移植术将继续为心脏患者提供生存机会,使他们实现生命的延伸。

但是,心脏移植不单纯是两颗心之间的物质取代,在移植的前前后后发生了很多令人惊奇的事情,比如有些患者在接受心脏移植后,性格、爱好、甚至记忆都与心脏原主人出现了惊人的相似之处,这样的事例经常见诸报刊:在2008年的3月份,一位需要心脏移植的台湾男子在无心状态下存活十六天,才成功换心,虽然在这16天需要用医疗技术来维持生命,但是这期间,他是否还是传统意义上的“人”呢?心脏似乎变得更加“神秘莫测”,这不仅给医学、生理学提出了新的课题,也引发了一些哲学争论。

1 对于心脏移植改变性格的医学生理学解释

细胞记忆理论是现在流行的一种理论。这一理论是由美国亚利桑那大学心理学家加里·施瓦茨提出的,他认为,捐赠器官的细胞会记忆并且回想起以前身体所实施的指令,由于细胞囊括了人体整套基因“材料”,因而接受器官移植的患者必将从器官捐赠者身上“继承”某些基因。其中一些基因决定了人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甚至是口味的偏好,但这种想法在临床上无法证明。他宣称,自己多年的研究证明,至少10%的人体主要器官移植患者——包括心脏、肺、肾和肝脏移植患者,都会或多或少“继承”器官捐赠者的性格和爱好,一些人甚至继承了器官捐赠者的智慧和“天分”。

美国底特律西奈医院的生理学家波尔·皮尔索尔曾多年研究这种病人因植入别人的器官而性情变化的现象,最后得出结论:心脏里贮存有我们大脑受其支配的信息。因而,心脏一旦植入别人的身体,便开始指挥新的主人,改变他的性格和习惯。皮尔索尔在《心脏代码》一书中指出,早就有人提出过人体细胞同基因代码一样,含有一人全部信息想法,达尔文就提出了情感生化特征的假说。我们的“性情”,或者说性格,不是像过去认为的那样只储存在大脑中,而且

也藏身心脏里。正是在这里设计一个人的个性,所以说是它在思考、感觉,并同整个集体协同动作。这种“记忆细胞”,或者说是性情,便在心脏移植过程中转移到另外一个人身上。

Ruigers大学分子行为反应神经生物学研究中心肯迪斯·珀斯教授的最新研究成果也肯定了皮尔索尔的看法。她发现细胞的神经末梢不仅能向大脑传输信息,还能靠一定频率的颤动将其传遍全身,使思想、感情和激情在分子级上变成行动。据珀斯说,这些颤动不是别的什么东西,而是我们器官的“语言”。正是有赖于它们,人体的免疫系统、胃肠系统、神经系统和内分泌系统才得以相互“来往”。这就是说,一个人的性格“印迹”在人体的各个级上都有,其中也包括分子级。正因为如此,是心脏将信息传输给全身每个细胞,它理所当然也便成了人体内部交响乐的指挥。所以说,我们要爱护心脏,因为它是我们性情的储藏所。

但是,“细胞记忆”理论遭到许多科学家的质疑。因为它基于这样一种假设:人体的所有主要器官都拥有某种“细胞记忆”功能,当它们被移植到其他人身上后,器官携带的记忆也就从一个人身上转移到另一个人身上。心理学家理查德·威斯曼教授认为:“如果你突然失去一部分手臂和腿,你并不会变成另外一个人。因此没有任何理由相信记忆可以建立在除大脑之外的任何身体器官上。”还有很多医学专家怀疑这很可能是个心理问题,上述病人的那些现象不过是他们的想象而已。尽管许多专家怀疑患者“继承捐赠者记忆”的说法,但这些专家们仍谨慎地表示没有证据可以完全否定这种说法。中国古代就有“心之官则思”的论断,认为心脏是主管人的思想意识活动的器官。后来人们发现人体主管思想意识活动的器官是大脑。然而,从当今一些心脏移植手术对患者心理性格的实际影响来看,表明心脏和思想意识活动确实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这就给医学生理学提出了新的课题,大脑是否是人体内唯一的思维器官?我们对古人有关“心之官则思”的论断应当重新加以认识,继续深入进行研究和探讨,而不可一概加以否定。

2 从“心脏移植”看心身二元论

无心状态十六天后,“人”还能继续生存;心脏移植后,捐赠者的心脏寄予患者的身体中仍然可以存活,并且能影响患者的性格和生活,这些不仅仅是医学、生理学界需要研究的问题,也是哲学界争论的热点。它涉及到心身关系问题,这也是哲学史上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

人类自产生以来,就开始了对灵魂现象及其构成和本质、灵魂与身体的关系的反思,之后人类一直不懈地、艰难地继续着这种探索。西方的心灵哲学就是这一思考的理论成果之一,它以各种心理现象及其本质、心理与物理关系为研究对象,其中笛卡尔的二元论广为人知。虽然现代的心灵哲学家们大多支持一元论,但是心灵哲学发展到

今天,最关键的问题还是在于如何实现心身的统一,而这个问题的研究似乎一直没能超越笛卡尔的观点。黑格尔曾指出:“从笛卡尔起,我们踏入了一种独立的哲学,这种哲学明白:它自己是独立地从理性而来的,自我意识是真理的主要环节。”可见笛卡尔在心身关系问题上乃至哲学史上的重要性。直到上个世纪70年代,哲学家们一直都是用推理或者实验的方式来论证关于人的心身二元问题,而心脏移植技术的进步则为二元论的观点带来了新的思考,这也给现代哲学家们在心灵哲学问题上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参考依据。

笛卡尔的心身二元论概括起来说主要有以下三个论点:(一)灵魂或心灵(mind)是一个思考着的实体,本质在于思维;(二)身体(body)也是一个实体,不能思维,它的本质在于广延;(三)我的灵魂与我所具有的身体紧密相联,相互作用。他认为心身是绝对对立的,人本质上是一个思维着的事物,并非在本质上是一个形体。第三个观点是笛卡尔在后期才形成的,也是对其早期观点的修正。

笛卡尔早期用“怀疑”的方法证明了心身的区别。他说:“我小心的考察我究竟是什么,发现我可以设想我没有身体,可以设想没有我所在的世界,也没有我所在的地点,但是我不能设想我不存在,如果我一旦停止思想,纵然我所想象的其余事物都真实地存在,我也没有任何理由相信我存在。因此,我就认识到,我是一个实体,这个实体的全部本质只是思想,它并不需要任何地点而存在,也不依赖任何物体性的东西,因此这个我,亦即我赖以成为我的那个心灵,是与身体完全不同的,甚至比身体更容易认识,纵然身体并不存在,心灵也依然不失其为心灵。”他不仅由此得出了“我思故我在”的结论,还进一步通过“能思”和“具广延”这两个属性把思想的精神和光艳的物体断然分开,所以灵魂和身体便成为了完全对等的实体,互不相容。

笛卡尔关于心身绝对对立的思想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后来的心灵哲学家广泛借鉴了计算机科学、脑科学、神经生理学等方面的研究成果,以证实这个观点的不合理性,视心灵为独立实体的唯心主义和二元论的心身观已逐渐被抛弃。如今从心脏移植引发的现象中也可以找到一些证据来证明:在心脏移植后,供者的性格和记忆仍旧能维持,是要符合两个前提的,首先他的心脏仍旧存在,其次他的心脏是移植到另外一个人体内才可以发挥作用,由此表明这些精神活动是以心脏为载体的,心理活动的存在是要以身体为依托的(在心灵哲学概念中,性格和记忆属于“心理”范畴,与身体不属同一个范畴)。

笛卡尔在后期也意识到了心身的结合和相互作用是不争的事实,并形成了关于心身问题的心、身、“心身结合”三重结构。笛卡尔认为灵魂和身体的统一是通过遍布全身的神经系统和大脑为中介的,他在《论灵魂的激情》中试图用身体的血液循环、器官结构、元精的运动,以及外界物体的作用等来说明人的情感和意志活动,并将脑中的松果体确定为心身发生作用的物理地点。

按照目前脑科学提供的解释,人的性格和记忆等是要靠大脑和身体机能的作用来体现,那么假如供者的大脑和身体机能均已不能发挥作用,他的性格和记忆也就不存在了。但是事实上,在供者提供心脏给受者之后,他的大脑已经死亡,可是心脏仍旧“活着”,而他的性格和记忆还会继续在受者的体内显现出来,由此推理性格和记忆不仅仅是大脑的功能,而且还是心脏的功能。而在受者的体内显现的只是供者的部分性格和记忆,这可能是由于大脑和心脏同时“负责”人的心理部分,同时它们又有所分工,所以在供者将心脏捐赠给

患者之后,尽管他的大脑已经死去,但是心脏负责的那部分心理功能仍旧存在,或者说心理现象是与全身的细胞有关,心脏里的细胞能够储存一定的心理因素,因此假如心脏仍旧“活着”,那些细胞就还能发挥作用。这就进一步说明心身发生作用的地点不仅仅在于大脑中,这与笛卡尔的观点有不同之处,他认为心身作用的地点在于脑中的松果体,似乎太绝对了,事实是心脏也能成为心身作用的载体。当代心灵哲学家们虽然也用物理化学的过程对心理现象做因果的说明,但是都没有给出明确的解释,在此可以从心脏移植改变性格的现象中得到一定的启发。但是,心脏一直以来它只是被作为一个维持血液循环的“动力泵”,并不是具有“思维”的器官,在医学上至今仍无法科学地证明这一点,而器官移植所出现的新现象或许能给我们带来新的启示和新的答案。

3 关于“心脏移植”的更多思考

关于心身如何统一的问题,从脑科学仍旧难以给出确切的回答,心脏移植带来的新现象也让医学界和哲学界重新重视心脏的作用。在中国古老的文化中,心脏就一直被看作是最重要的器官,这种观点似乎与新的现象有相符之处,也给心身关系带来一定的启示。

中国古代哲学及医学传统中始终贯穿着形神合一、形质神用的心身一元论思想,而没有出现典型的西方思想中的二元论。在西方现代哲学把清算二元论思想作为一个重大主题的思潮影响下,中国古代的心身一元论思想再度被垂青。这种思想在《黄帝内经》中被高度系统化。其观点主要有:1)精神活动与机体活动密切相关。“人有五脏化五气,以生喜怒悲忧恐”,“心藏神、肺藏魄、肝藏魂、脾藏意、肾藏精志”。可见,人的情绪活动是整个身体活动状态的变化,并不一定固守与某个器官。2)“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心者五脏六腑之主也”。心脏居于对精神活动的主宰地位,尤其是人的有意志、有目的活动。3)心理与身体可以相互作用:“怒伤肝、喜伤心”“心气虚则悲,实则笑不休”。

以上可见,《黄帝内经》对于心脏的功能非常重视,心脏的神秘色彩更加浓厚。心身关系的研究不应该仍旧集中于心身如何统一与脑,而应该考虑身体的其他器官,结合医学研究成果进行综合考虑。

另外,心脏移植也让更多的人重新审视“人何其成为人”这个问题。患者在接受心脏移植后,其性格的改变是否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其原本作为一个独立个体的完整性?在改变一个人的原有器官,尤其是心脏这个中国人认为是“思之官”的情况下,人还是一个完整的人吗,这种在机械论自然观支配下的器官移植是否已经改写了一个人的本质?如果是,那么在多大限度上接受心脏移植者还是本来的那个自己,这种改变是善还是恶,是好还是不好,这些问题也给哲学界带来了困惑和挑战。

总之,心脏移植技术给人类带来的不仅仅是医学价值,而且也丰富了心灵哲学的宝库。可见,在科学技术、医学技术飞速发展的当代,技术的发展及应用已成为社会性的问题,我们应该结合多种学科,为我们思考技术进步所带来的种种问题提供重要的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

- [1]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M].贺麟、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第4卷.
- [2] 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集[M].庞景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 [3] 霍佳恒.论作为心灵哲学之先驱的笛卡尔心——身二元论[J].学海,2007(6).
- [4] 黄帝内经[M].广州:花城出版社,2007.

责任编辑 启航